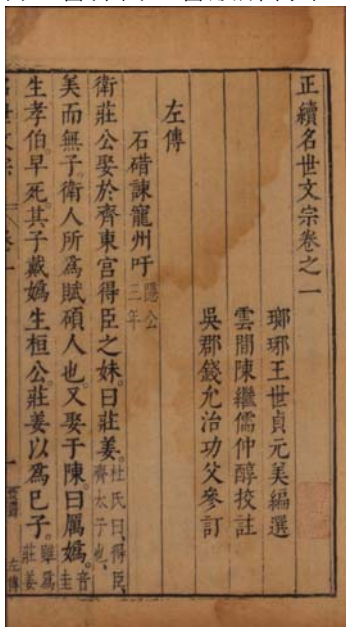


從「東海大學圖書館」藏《正續名世文宗》考論是書刊印時地

郭明芳*

讀《東海大學圖書館館訊》新 142 期(2013 年 7 月),「善本書目」欄有《正續名世文宗》一條,著錄「明萬曆 45(1617)年翼聖堂刊本」。歷來著錄《正續名世文宗》之館藏亦多以序文有「萬曆 45 年」為據,訂為刊印時間,真是如此?且「東海館」藏本為「翼聖堂」刊印;清初李漁(1610-1680)刻書處亦稱「翼聖堂」,是本是否為李漁所刻?以上針對於本書刊印相關問題,筆者提出新的見解,以就教於方家。

現有館藏《正續名世文宗》者,臺北有「國家圖書館」,中國大陸則有「中國科學院」、「天津市館」、「山西省館」、「清大館」、「浙大館」等(中國大陸所藏者詳見《中國古籍善本書目》著錄);其他諸如日本「靜嘉堂文庫」,美國「國會圖書館」、「哈佛燕京圖書館」等館均有入藏。而「東海館」所藏,與「國圖本」對勘,可以確定為不同版所印,例如葉一標題「正續名世文宗卷之一」的「名」、「卷」等字撇的長度與次行「世貞」二字間隔寬窄不同,葉一末行「生」字「東海本」已頂上邊欄等處;又「東海本」版心下無刊工名字,可以說明二書非同書版所刊印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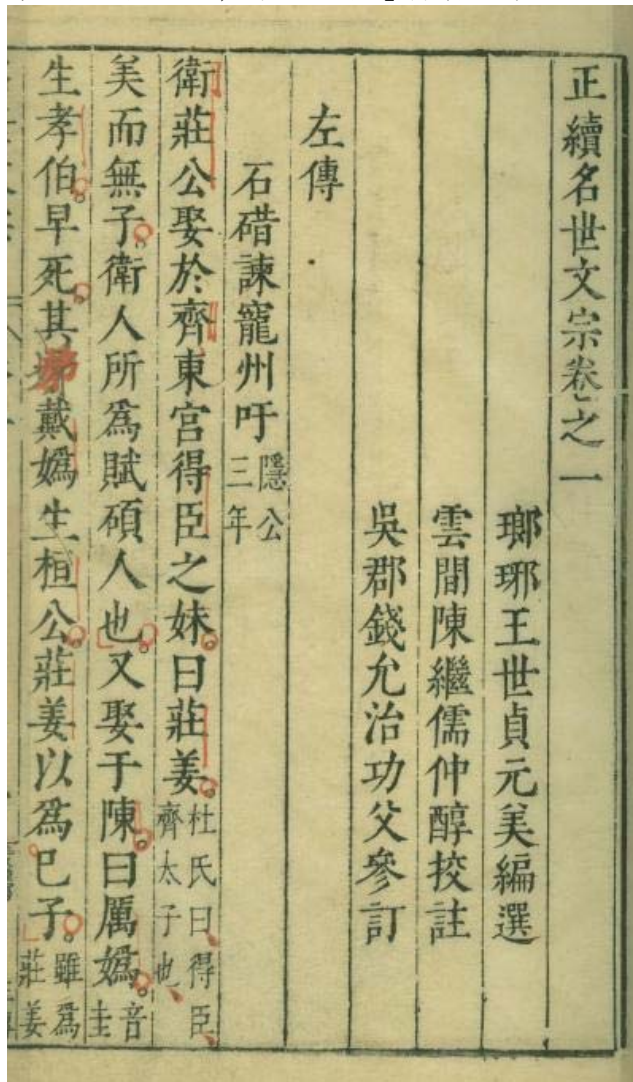
臺北「國家圖書館」藏本



臺中「東海大學圖書館」藏本

* 東吳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班

臺北「國家圖書館」藏本，每半葉九行、行二十字，左右雙欄、版心白口、單魚尾、下有刊工名(如「姚叔謙寫，章仲明刻」、「姚叔謙寫，潘以成刻」、「張振菴刻」、「朱紹先刻」、「朱季偉刊」等)。是書卷首有陳仁錫(1581-1636)、錢允治(1541-1624)、胡時化(?)三序，並依序文所署時間，訂作「明萬曆 45(1617)年刊本」。美國「哈佛燕京館」藏本著錄亦同「國圖本」，其詳可見沈津(1945-)主編《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中文善本書志》(桂林：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，2011 年 4 月，頁 2044)。另「浙大」亦有一部。



「浙大」藏本

「國圖本」作萬曆 45(1617)年刊，蓋據序文所署日期而來。版本鑑定固然

可依據序文日期，但如有其他因素亦當考慮在內，如避諱即是。沈津在〈市儉狡詐，詭譎百出--版本鑑定之一〉(沈津《書叢老蠹魚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11年1月，頁304-309)一文即談及美國「普林斯頓大學葛斯德東方圖書館」藏一部《兵錄》，以序文末有「崇禎元(1628)年」字，遽訂為「崇禎元年重訂本」，沈氏據避諱則認為應晚至清初的清抄本。又如「國立臺灣圖書館」藏一部《圖像山海經詳註》，該館據序文著錄「康熙六年刊本」；然筆者根據內文避諱情形，如「玄」、「寧」、「淳」、「丘」等字皆缺筆或改字劃(如「淳」作「滄」)，斷定是書刊印時間應在清末左右。

而本書卷一葉一署纂修者有「雲間陳繼儒仲醇校注」字。「校」作「校」，乃避天啓朱由校(1605-1627)之諱。明天啓以後始避帝王諱，李清志《古書版本鑑定研究》(臺北市：文史哲出版社，1986年9月，頁208)一書引清人周廣業(1730-1798)《經史避名彙考》云：「考明世之諱，天、崇始有令式，……而『由』作『由』，『校』作『校』……。」《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志初稿》(臺北市：國家圖書館，1999年)收是書雖標「萬曆45年」刊本，但亦有如下說明：

書中「校」字有時缺筆作「校」，蓋避明熹宗諱，則此書或係天啓後之印本，部分字有修改。(集部冊三頁356)

這也說明天啓朝始行避帝諱，然是書避諱不謹嚴處，或刻工於法令伊始未能全面而有漏網之故。周氏之說不誣。而筆者亦曾就臺北「國家圖書館」藏范彥雍(?)修補本《六家詩名物疏》(《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志初稿》據序著錄萬曆三十三[1605]年刊本)扉頁有「校」作「校」字，考訂是書當天啓以後所刊。(詳拙撰〈明代馮復京著述及其六家詩名物疏版本著錄考述〉，將刊於2013年9月《東吳中文線上學術論文》第23期)。綜上，是書刊印時間斷不可能在萬曆45(1617)年，或者當在天啓以後。

「美國會館本」依王重民(1903-1975)《中國善本書提要》(上海市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6年4月)著錄作「明末刊本」，雖時間跨距大，但屬較為穩當說法。《提要》云，

按是書編校人及錢允治、陳仁錫兩序，皆為坊賈所託。茲綜錢、陳兩序大意，是書原為胡時化所輯，因簡帙繁重，王世貞稍汰之，輯粹為十五卷，但坊刻潦草，太末翁元泰因請於錢允治，補選宋明兩代，故此本都為十六卷。書衣題為「鐫陳眉公校註正續名世文宗，金陵唐玉

予梓行」，蓋又唐氏翻翁本也。(頁 445)

從以上看來，16 卷本較早的刊本當為太末(今屬浙江省)翁元泰(?)請於錢允治編為十六卷刊行，後由金陵唐玉予(書肆)翻印翁氏本，即「美國會本」。「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」亦有藏，與「美國會本」同為唐玉予刊本。又此本與「國圖本」同，蓋根據王重民《提要》所云，其序文、版式行寬與「國圖本」相同。故「國圖」、「哈佛燕京」與「美國會」是同一本，都是據金陵唐氏書版所刊是不錯的。但是否皆是金陵唐氏所刊，資料不足，筆者不能斷定。蓋明中葉以後，金陵出版業發達，有可能是唐氏所刊，也有可能唐氏原書版轉賣不知為何肆所刊。

「東海本」為「翼聖堂」所刊，是本經與「國圖本」比對，得知非同一版所印。書版印行有一刷、二刷……之別，「國圖本」應早於「浙大本」，應該屬於前幾刷。蓋「浙大本」的「卷」字有斷版。而「東海本」則應非初次刷印，蓋版模有漫漶也。由此觀之，亦可以見是書於當時流行之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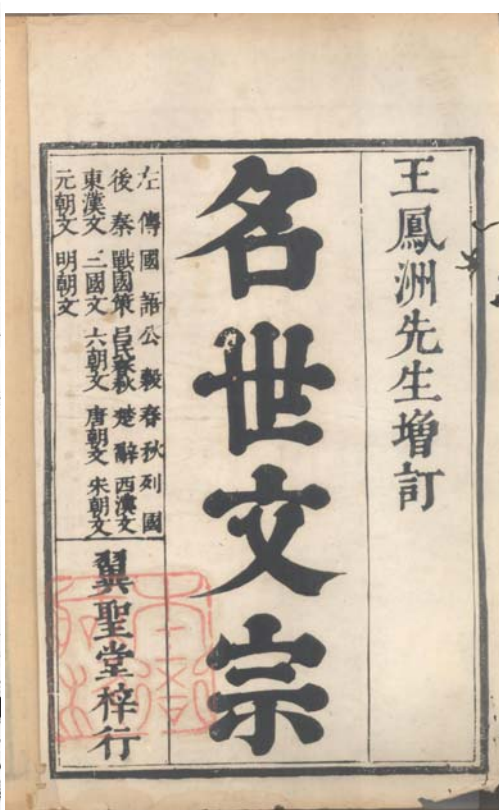
「東海本」與「國圖本」或翁氏刊本關係如何？「翁氏 16 卷本」今應不傳，蓋未能檢索到各館有相關記錄。又因為「東海本」版式行寬與「國圖本」雷同，其底本應該來自於唐氏刊本。

「翼聖堂」為何書肆？筆者查得有兩處，一為清初李漁刊書處。二為瞿勉良《中國古籍版刻辭典》(濟南：齊魯書社，1999 年 2 月)所稱，「明萬曆間金陵一書坊名，刻印過楊表正《琴譜大全》10 卷、方汝浩《禪真逸史》8 卷」(頁 655)云。而究何所屬？筆者仍以明代金陵書坊較為可能。其一，前述唐玉予為金陵書坊，此若亦為金陵書坊，可以想見當時市場競爭激烈：得一部有市場需求的書，爭相翻刻以牟利，而這又與前述稱來自金陵唐氏不謀而合。其二，查「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」有原龔氏「烏石山房」舊藏之詹淮纂輯、陳仁錫訂《性理標題[大全]綜要》二十二卷，題「明崇禎五年(1632)翼聖堂刊本」，時間又接近。按，是書《四庫全書存目叢書》子部儒家類冊 16 亦收「北京大學圖書館」藏本，「北大本」據書前陳仁錫崇禎五年〈序〉訂為該年刊行(是本未錄扉頁)。其三，以前條臺大藏「翼聖堂」資料言，崇禎五年，李漁當二十餘歲，方於家鄉金華用心力於科舉，斷不可能遠赴金陵有刊書之事。故此「翼聖堂」為明末書坊，非李漁刊書處；而此又可以說明是書非萬曆刊本又一明證。

前已說明「國圖本」應當是天啓以後所刊印，「東海本」版式字體又接近「國圖本」，其底本應來自金陵唐氏本。筆者認為「翼聖堂」應該是萬曆以降一間專仿刻暢銷書以牟利書坊，如該肆所刻《性理標題[大全]綜要》實際上當時已有南城翁少麓據官本刊刻版藏蘇州陳衙印行過。按，翁本今藏河南「鄭州大學圖書館」，扉頁有「大姚陳衙藏版葑溪」硃印，「葑溪」即在蘇州葑門。筆者又以臺大藏本《性理標題[大全]綜要》扉頁與東海本《正續名世文宗》扉頁文字相比，亦發現兩者字體頗為接近，亦足說明為同一家書肆所刊行。因此，是書極有可能是「翼聖堂」見當時書肆所刻之《正續名世文宗》諸書有銷路，取唐氏刊本並刪去刻工名字覆刻而成，刊印時間或稍晚於唐氏刊本，約在天啓至崇禎間。



「台大本」《性理標題綜要》扉頁
（轉自「國圖特藏組」藏微捲）



「東海本」《正續名世文宗》扉頁
（「東海館」謝篤興先生提供）